

破译腥风系列 ④

锁定 红海

夏、商、周与红海、地中海的可疑联系

苏三·著

探索华夏文明的神秘源头

寻找远古人类的迁徙路径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破译飓风系列

锁定红海

夏、商、周与红海、地中海的可疑联系

苏三●著

中国历史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

整书都是瞎扯

考古学家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1962）

K221
SS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锁定红海 / 苏三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10

ISBN 7-80187-858-2

I. 锁... II. ①苏... III.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三代时期
IV. k2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710 号

锁定红海

作者: 苏 三

责任编辑: 程 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 河北徐水彩虹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360 千字 印张: 16

印数: 1-8000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858-2/K · 038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与小结》

2003年10月23日，我因无意中碰到一本三星堆的书籍而起考察文明源之念已有一年。这一年，我写了三本书。在第二年的开头，我写下了这第四本书。

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也有小的挫折与波澜，但总体而言很顺利。我得到了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来自不同方面的热情支持与厚望既鼓舞了我，但同时也给了我压力，甚至我也开始考虑一些“学术”问题，偶尔我也考虑如何给自己的工作定性。

我对于我的工作很满意，当然，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漏洞和谬误，很准确地说，我一面前进一面因学养的欠缺而在不断补课与修改我的路线。我甚至不愿意在其他地区再版时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即《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简称《大猜想》）了。不过，那是我的第一步，尽管歪歪扭扭却也反映了我最初的大方向。假如为了展现我的思考全过程，我还是愿意把这本书的谬误也展示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份不错的“原始手稿”，它虽然不成熟，但奠定了研究基础，说明了我最初的宏观思路是正确的：把“西来说”的源头直接引向中东的南方，坚定地指向埃及文明，并且直接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埃及文明与犹太文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了我的整体研究。以往的“西来说”多偏离了这条主线，止于中亚与两河流域，所以才导致了西来说的“灭顶之灾”，以至全军覆没。第一本书由于根本没有参考旧的体系反而奇迹般地避开了这个误区，也由于以往的“西来说”对于中亚和西亚对比得很充分，所以我更多想把注意力放在前人忽视的地区，这也算是一点矫枉过正的意识。

《大猜想》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提出了世界上存在着四个大的文明板块，他们以每千年为期次第向外传播的规律，这记录在书末的“文明列表”中。另外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假设是，2500年前左右是人类文明的分水岭：之前是人类自由迁徙的原始浪漫时期，人类文明得到了广泛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之后是国家、民族与宗教的发展导致全球相对封闭的一个时期——这才是真正的“巴比塔效应”，这个分裂人类或者“反迁徙”因素的出现造成了战争与文明交流的停滞时段。没有这个历史分段，将无法把握人类文明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将无法探索人类早期的文明扩散秘密，许多历史谜团将无法解开。

同系列中的第二本书《向东向东，再向东》（后文简称《向东》）创作也很偶然。由于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需要《圣经》资料的补充，在查询中我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圣经》信息。于是干脆另起炉灶，尝试以《圣经》为蓝本来解读中国文明起源。它比第一本书更加“系统”地提出了我的假设框架：中国夏商周文明起源于中东。考虑到大多数中国人不熟悉并且手边根本没有《圣经》，并且为保持《圣经》在《向东》中的相对连续性，我引用了大量《圣经》原文。一些读者由此批评我是“抄袭、巧要钱”。其实，引用和压缩这些《圣经》片段耗费了我许多精力，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直接抄袭”。一本书厚到那样的程度对于市场是很不利的，并不是更能“赚钱”。我在跟香港的出版社谈到这一问题的顾虑时，提议再版时是否可考虑删减一些《圣经》引文，但他们一口回绝了。

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不是框架性的文本，是我的读书笔记与旅游散记，但这本书却是我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我与西北这条中国的“丝绸之路”有了特殊联系。对西北地区进行了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开阔了我的眼界，也更坚定了我的研究信念。同时，确定夏文化以及半坡文化的语言为早期的腓尼基文字，是这本书以及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本书里，我也开始关注到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有明显的“东方”与“西方”之别，它们又可以表述为“北方”（西方）与“南方”（东方），揭示了“西来说”在中国的两大主线，这一具体化过程对整个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第三本书开始，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由“夏甲”这里开始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开始调校方向，从一般性的中东开始向具体的地区瞄准。文字语言与人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得以重视考虑。在第三本书的最后，古典“南部阿拉伯文字”与甲骨文的比较是我最为兴奋的一个发现，它为第四本书（也就是本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这本《锁定红海》的撰写依然是非常仓促的。许多长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在本书中被我潦草地揭开谜底，我在动笔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收获。我想当你们拿到这本书之后也肯定会有同感。

在最繁忙的一段时间里，我身体不太好，我甚至遗憾地想万一我突然去世，这些工作别人难以为继。现在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尽管体系紊乱、文字潦草，但主线已经清晰，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整体思路的来龙去脉，有兴趣的人可以基本沿着这个思路前进了。中国古代主要的宗教体系、语言、人种、神话、文学等都已“栏杆拍遍”。

整个四本书展示的是真正探索的足迹，而不是一个正确真理的宣告。我的书写就是一份仓促的“手稿”。我觉得这样处理很好，并且不以这样的“浮躁”为耻，因为我想及时让社会知道我的工作进展，也让更多的人来批评帮助我的研究。我的当务之急不是细密鉴别，而是建立宏观大模样，树立一个简要的框架，只有在完整框架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初步的一些历史模型。所以，这里我也顺便提醒大家，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我的书假如前后有矛盾者，以后一本书为准，因为我的观点也在研究探索中不断修正，探索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随着新资料的获得我已经修改了许多内容，但是大方向没有改变。

心平气和地说，我的工作是一份为一项巨无霸工程初步收集资料的工作。认识到这个定位，我以后不打算对我的文字做过多的修饰，都会以最“毛糙”的形态出版，因为这会最大程度地保留“资料”。许多信息若按照规范的学术体例是必须拿掉的，但考虑到资料收集的不易与重要，我愿意放弃“学术”的“规范”考虑，不惜“以意害辞”。借用一下孔庆东给老那《城市蜿蜒》的“夸赞”：“刀工不讲究，玩意儿可是大补哇。”我要的就是这个“大补”。

糊里糊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我这些研究到底属于哪门学科，或者说与哪门学科最接近，我自己最初并不是很清楚，或者干脆我认为这个根本就不重要。我确实一直把这个工作当“破案”，破文明起源的案，管他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假如非要我凑一个专业，我倒认为它可能是“文化人类学”。假如还想再保险一些，直接称呼为“人类学”就更可以了。“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或者干脆直接用 ethnology 也无不可），是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如社会结构、语言、宗教和科学技术的学科；而人类学

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的，包括族源研究与人类体质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流动等，不难看出这正是我一直关心的。“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甚至（汉）语言学都不能囊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它们在此只能作为“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工具而存在。我是这么看的。

尽管我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但是无论从哪方面都还是惊动了一些人，并且使一些行业问题凸显出来。比如人们往往会想，你一个外行侦探在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国家的专业人士上哪里去了？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但我彻底回避也不可以，因为这会牵涉到我的诚信问题。不过我想“苏格兰场”的存在其实从来并不影响福尔摩斯们的存在，反之亦然，互补更好。当然我知道中国人并不习惯，中国人更喜欢“单位”。不过我认为“单位”对于青蛙倒是一盆正在升温的热水，所以有一些人愿意在“单位”之外试探生存，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的吧。科学，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区，都不一定与“单位”挂钩，科学首先需要的是自由与独立。

张光直先生也有“单位”，不过是在美国的“单位”，从他的许多言论中我获得了信心，尽管他并非是个文明同源论者。在提及钱穆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特点时，张先生曾经说中国历史学界“自我中心”和“向里面看”。他还说^①：“中国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历史，却全是自己的历史。二十四史从头到尾不离开中国这个舞台。”“中国人独善其身的哲学，即‘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态度，显然也是应用到史学上的。自司马迁以来，一直到当代学界，中国也出了不少著名的史学家，但都是‘中国’史学家。中国古今学者中有几位对中国以外的历史或一般世界史做过重要的贡献的？”“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史上被哪国史学家尊为大师，也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国际上成为有地位的历史理论家。”^②“中国史学一向缺乏研究世界历史的传统，积习所在难免影响到国人对国外各种多姿多彩而风格迥异的古今文明的忽视或轻视。”^③“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④“研究中国史而不研究世界史这种作风，不但使我们成为世界史的文盲，而且常常使我们不能充分了解中国自己的历史。”^⑤

张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不了解世界史，怎么会全面了解中国史！越向深处研究我越发现，中国（上古）史其实正是一门“世界史”。这样一个学科背景的扩大给许多传统人提出了挑战，同时给我这样喜欢读“世界史”的“杂人”也提供了一个机遇；从某个角度说，我是从“世界史”来看（上古）“中国史”，而我知道中国上古史的专家很少有习惯向外张望，他们大概太忙了，或者他们大概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这个差异造就了我这个并不太了解中国史的“独眼龙”，同时中国某些相关学界也成为一个个不了解外面世界的“独眼龙”。在这个研究领域内只要专业的学者不准备彻底改变思路，那么中国

①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59页。

②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80页。

③ 同上，154页。

④ 同上，189页。

⑤ 同上，59页。

的读者可能就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迫地接受我这个外行“独眼龙”的不断“抛砖”，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专业学者的引玉。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我希望尽快得到改变，让我们在学习和反思中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全人”。

苏 三 2005-1-19 于北京王府井

联系方式: susanxuxu@126.com

<http://bbs.163blog.com>

<http://bbs.culstudies.com>

目录

上部 越过千山万水

第一部分 遥远过去 / 2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 / 2

特殊的阿拉伯半岛 / 6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两个海湾 / 8

1. 东北角 波斯湾

2. 东南角 红海亚丁湾

也门人的历史 / 10

大名鼎鼎的“萨巴”来历 / 12

古老的麦因王国 / 13

萨巴王国以及中国的“西伯” / 14

也门地区早期陆续并列的其他王国 / 16

1. 盖太班王国

2. 哈达拉毛王国

3. 奥桑王国

4. 希木叶尔王国

综合的也门 / 17

中国与也门的交往 / 18

阿拉伯人名与中国商王庙号 / 21

面对也门历史对夏商周联想 / 24

第二部分 伊甸园与《诗经》乐土 / 28

到非洲去 / 28

从《圣经》说起 / 31

埃塞俄比亚简介 / 33

埃塞俄比亚的犹太色彩 / 37

天啊，但人！ / 38

“但”与“周”的关系 / 40

《圣经》挪亚与中国女媧 / 43

附：中国女媧的传说

寻找“乐土” / 45

“乐土”与“伊甸园” / 47

关注人类起源 / 48

寻找伊甸园 / 52

文明传播与“南岛”文化 / 56

第三部分 永远的示巴女王 /59

神秘的示巴女王 /59

示巴女王与“周” /60

“西王母”与“周穆王” /62

原始性意识与库克船长 /65

作为女性的示巴女王 /68

“孟那里克一世” /76

读《所罗门：示巴女王之鹰》 /78

第四部分 关注红海北段 /80

夏与夏甲 /80

深入埃及 /82

公元前14世纪埃及“政变” /85

埃及与周边的可能联系 /88

埃及与中国 /89

不能遗漏的沙特 /90

第五部分 猜想“焚书坑儒” /92

围绕秦始皇与孔子 /92

两地宗教猜想与对比 /95

“礼”与以色列家族 /97

一些历史疑云 /98

秦人信奉什么宗教 /101

印度东北突现以色列失落部落 /103

下部 遥问天上人间

第一部分 神话与天文星座 /108

麻姑、天后与西王母 /108

麻姑的传说 /109

天后 /110

道教里的西王母 /112

道教的一些特点 /113

“牛郎织女”的传说 /118

星空传奇 /120

从“狗皇”到“盘古”、“伏羲” /124

图腾、“大熊星座”与“七星” /128

“大熊星座”的全球神话对比 /131

揭秘西王母“Queen Marichi” /136

第二部分 宗教之间 /140

道教起源与发展 /140

道教基本派别与信仰体系 /142

道教与苯教的可能联系 /144

象雄与苯教 /147

苯教与佛教之争 /151

卡尔雍仲 /152

历史背景下的波斯祆教 /154

围绕祆教源头 /157

直面祆教 /159

“天使”与“盘王” /164

“火之子”与“火神” /166

第三部分 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 /170

希腊神话背景简介 /170

希腊神话主要人物以及关系 /173

赫拉与其他主神 /176

“盘古”“伏羲”与希腊神话人物 /181

火神与盘古更多记载 /184

“宙斯”与“玉皇大帝” /187

吴刚折桂与西西弗斯 /192

“禹”与“鲧”的传说 /194

月老红线 /197

嫦娥传说来自印度神话 /199

第四部分 几则全球童话与神话 /204

来自德国的格林童话 /204

几则童话与神话对比 /205

中国也有《灰姑娘》 /209

《汾河湾》和《武家坡》的希腊色彩 /211

误解“神”“仙”? /212

精卫鸟是什么鸟? /215

第五部分 “酒神”与“萨巴”、“萨保” /219

葡萄种植的传播 /219

宗教联系 /223

酒神文化 /220

中国历史中的“撒保” /225

附：香港归来有感（2004-12-8） /229

之一.“挪亚方舟”与“亚若方彝” /229

之二.“夏甲人”与“客家人” /231

之三.古滇文化 /235

之四.在文明同源中猜想纳斯卡 /236

附：“三代”王表 /239

附：有关人类非洲起源新闻 3 则 /240

《代跋：从“严谨”说起》 /243

参考书目及感谢网站 /245



上部 越过千山万水



第一部分 遥远过去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

越来越多收集的资料显示，中国商朝前后的历史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肯定相关。从语言的扩散情况看，在大约 3500 年前全球人类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可以从语言研究方面得到一些证据。其实从后来中国有大批的回民这一事实就可以推导出这一结论，从那里到中国来并不那么困难，他们一直都有同样来到中国的动力与通道。

按照我的逻辑，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回民”。从地理与气候上，我们没有明显的理由说，大约 4000 年前与近 2000 年内这个时段有什么根本的条件改变而扰乱了中东诸民族一直向中国迁徙交流的规律。这些走向中国的渠道从远古至今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不把唐宋之前迁徙过来的人们称呼为“回民”罢了。

今天“回民”人口大约为 900 万，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满族人口位居第三。如此多的存在量似乎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回民”并非全部是从阿拉伯半岛来的，但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回民”今天分散的地区也给了我们另外的启发。他们集中在宁夏、青海、新疆、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北京等偏北地区。

从地中海西岸到东岸，从阿拉伯半岛到中国内地，有一种文字在广泛使用，尽管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总的来说围绕着“迦南文字”和“腓尼基文字”展开。这一语言痕迹提示我们，“阿拉伯化”实际上并非是随着伊斯兰教在公元 7 世纪开始的一场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亚伯拉罕为“多国的父”（《圣经》语）一点也不夸张，他子孙后代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能力，以上提到的两种语言都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祖先，阿拉伯人同样也承认他为祖先。

3300 年前的中国脱离了“腓尼基文”的字母文字系统，转向一种发音的象形文字甲骨文，目前看“（原始）南阿文字^①”是与其最接近的一种文字，两者有可能为同源。此外，“南阿文字”目前还有一个分支存在，它是埃塞俄比亚的国语：阿姆哈拉语（Amharic）。

有人说，我手头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甲骨文源于“南阿”文，倒有可能传播的渠道

① 本书“南阿”文字指公元前 5 世纪前后出现的 South Arabian 以及大约公元前 1500 年开始出现的前身：Proto-Arabic，主要指后者。

是相反的。有人问道：为什么“南阿”文字不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呢？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尽管一般人认为“南阿”文字起源于“原始迦南”文字，时间可能早到公元前1500年，但是通常意义的“南阿”文字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当然有可能从中国传播过去。成熟期的“南阿”只出现于南部沿阿拉伯海附近地区，这里正是通往中国的最近的中东港口，假如当初中东就是世界文明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并在东亚等地繁殖一些近亲文明是可以理解的。最终这种文字在埃塞俄比亚落脚，说明了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地区之间可能有过的密切文化、政治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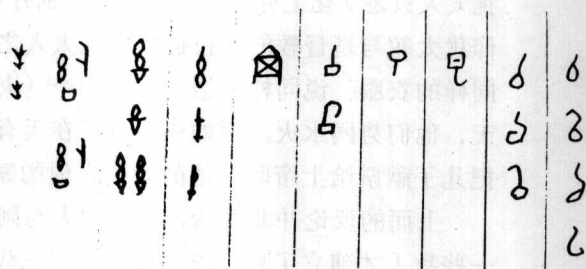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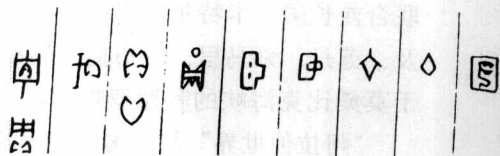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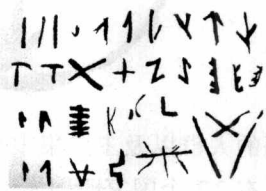
● 南阿文字

我之所以倾向于“南阿”为甲骨文的源头，主要理由为：1，甲骨文比“南阿”复杂，一般来说，源头应该简单；2，当时中东文明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文明整体更发达。当然，这些理由并不十分充分。其实“南阿”文字的许多符号在中国远古就存在，比如仰韶以及夏文化里就有出现。到底谁影响了谁，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已经可以确定的是，两地之间有联系。

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阿拉伯地区包括哪些国家，这个事实可以启发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因为文化的传播一般因为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是有规律性的。当然完全以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来归结3000年前的“文明同化区”是不严谨的，但有参考总比没有好。史前史的委屈就在这里，总得用一些“不严谨”来替代空白。我们的许多有价值的线索都不得不建立在一些“不严谨”之上。好在我们知道这一缺陷，对之保持一定的警惕就可以了，因为并非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类比，某些地方我们还是有的证据。我们的任务是探索，是资料的积累，不是赌博，所以冒险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阿拉伯人聚居的阿拉伯半岛面积30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今日中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有3000多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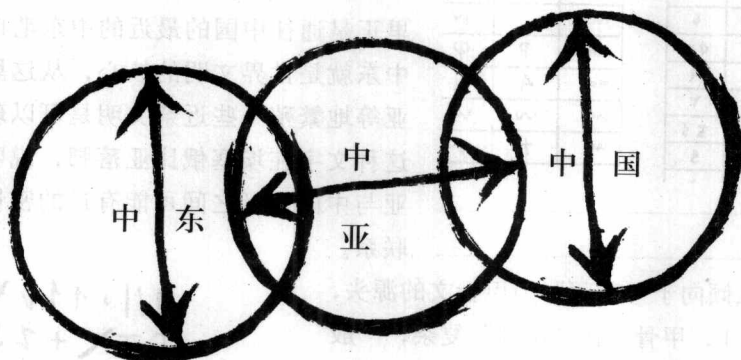
古代中东的核心发达地区，包括两河流域、波斯、埃及以及希腊，比今天的中国版



● 从《甲骨文字典》目录截取的甲骨文

图大不了太多，估计唐代或者清代时期中国的最大版图面积与之较为接近。假如把“中东”考虑为一个整体有些假设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我们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版图内发生的任何交流，中国人不怀疑远古时期中国人曾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来回穿梭，那么中东内部的交流也应当不存在问题。既然在如此大的区域内交流不存在问题，那么中国这个板块与中东板块之间的交流也不应该存在问题。这个比喻更形象一些。

今天的“阿拉伯地区”涉及到亚非欧三大洲，尽管狭义上的阿拉伯人只指那些操阿拉伯语的人群以及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人们，但广义上的阿拉伯世界却要广大得多。



有22个国家明确属于“阿拉伯世界”，包括：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特尔、巴林、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埃及、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位于莫桑比克海峡的科摩罗群岛。^①

“阿拉伯世界”与中国文明起源究竟有无联系？有，并且关系很大。不过我得补充一句，由于我的研究中国人与犹太人有关已经深入人心，这个补充是必要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只是文化上存在区别，人种差别并不太大。在伊斯兰教兴起的公元7世纪之前，信仰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真的并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分别，他们甚至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语言，有一个（大多数人认同的）共同祖先：亚伯拉罕。但在今天，他们势同水火。假如亚伯拉罕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一切，他肯定认为还不如当初真把儿子献祭给上帝呢！他的后代在他的家园故土上你死我活争战不休，亲者痛仇者快。

上面的议论并非大话，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很可能在古代中国的土地上共同对付了一些敌人才建立了夏、商、周。在“三代”之前中国地区是有许多土著的，我认为红海附近主要以闪族为代表的人们来到中国建立了夏、商、周政权。当然，夏、商、周本身的更替或许就是他们曾经的矛盾与斗争的一种体现。

本书讨论的基础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之上：夏朝由夏甲后代建立；“商朝”与今天红海附近的也门、沙特地区有很大的联系（不排除与地中海东岸也有联系）；周朝由亚伯拉罕的一支后人建立，他们有明显的犹太痕迹。

① 杨孝柏，《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阿拉伯卷》，555页。

夏甲被公认为阿拉伯人的祖先，这个女人有着耀眼而神秘的背景。她是“三代”的开始。

尽管中国人常常拿“5000年文明”来表达历史的悠久，但这只是个没人当真的文学概念，中国人自己比较认同的历史是从4000年前的夏朝开始的，世界上比较认同中国的历史从3600年前的商朝开始算起。并且中华文明的基础是由“夏商周”三代奠定的。假如我们认定中华文明确实与夏甲和红海文明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那我不得不说，中华文明实际上可能更多曾经属于阿拉伯文明。当然，是属于伊斯兰前文明。

我一直相信在中国与阿拉伯海之间存在着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包括西南部）与中东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海上联系。

在无动力时代到底人们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明代的郑和做到了这一点。他依靠的只是风力和人力，仅用大约2~3年他就从东非回到了中国。这正巧合了我曾经推测过的史前时期中东到中国一趟的时间：3年。这段海路不仅郑和实践了，1980年一位爱尔兰航海探险家也亲自驾驶了一艘原始无动力帆船沿这条海路借季风航行过。从南部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起程，经阿拉伯海、印度、斯里兰卡、印度洋、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到中国的广州，共6000海里，行程220天，“这次了不起的航行再次证明了中国阿曼的古代海上贸易绝非‘天方夜谭’”^①。

是否还有其他证据间接证明古代人远航的能力呢？张光直先生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440页）说：“实际上，从东北到华北的交通，可能更多地通过海岸的路线；在龙山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在文化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其相互间的联系，只能通过航海船只来进行。”



● 这是穆斯林学者Al-Idrisi在大约公元1456年绘制的12世纪时期的地图。上面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红海的出现。当时的地球概念已经接近事实本身。这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它的特殊在于，它的方位采用的是上南下北，为了方便人们的认知，现在人们将其拼为与今天一致的上北下南上。中国自古的地图就是上南下北的特殊方位，看来与地中海的穆斯林人是完全一致的。这位穆斯林是西西里岛的居民。全球地图概念都起源于地中海（主要是希腊），这一现象应该引起中国史前史研究者的高度注意，至迟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初步的地图概念，这个起源来自哪里，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另外，古代人把海洋当作一条围绕地球的大河，这个地图似乎依旧有这个痕迹。古代有“七大海”的说法，它们是：印度洋、黑海、里海、亚得里亚海、波斯湾、地中海与红海，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古代文明的积累就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与海之间。

① 杨孝柏，《世界文化史故事大系—阿拉伯卷》，370页。

特殊的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与其他地方相比有其特殊之处。它地处古代世界两大文明之间，北部是“两河流域”，南方与古埃及相连，所以阿拉伯地区在上古深受南北两大文明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阿拉伯半岛串起了两大文明，承担起了两大文明的融合与传播的重任，这一传播通道不仅包括北方的西奈半岛，也包括了红海南端狭窄的曼德海峡。西奈半岛与曼德海峡由于承担重要的交流中枢功能，所以这两个地区在古埃及与两河文明辉煌时期也成为非常特殊的发达地区，他们也随着这两大文明的陨落而衰败。

假如由阿拉伯人向中东之外的区域传播文明，在许多方面肯定会给人许多“似是而非”的感觉，既像两河流域又像古埃及文明，最后就只能肯定他们属于独立的一种文明。比如在中国的某些文明经常因为这样的似是而非而难下结论，因为不能完全对应。再加上本土化，所以寻找古代的一些文明根源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尽管阿拉伯半岛的上古历史残缺不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里曾经存在过的高频率人群流动现象，并且历史确实记载了他们曾经群体外迁的一些事实，不过很遗憾并不具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向哪里。迫使这一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可能与沙漠化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由于三面环水，所以还是“海上民族”的栖息地。地中海东岸善水的腓尼基人在环非洲航行之后被埃及法老称为“地中海的马车夫”。可以说沿海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到处都有腓尼基人的痕迹。甚至距离地中海最远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阿曼地区都是古代腓尼基人的落脚地，可见腓尼基人影响之大^①。这一有据可查的历史现象也引发了另一问题：腓尼基文字为什么会广泛传播，甚至中国夏都（今天河南偃师）以及西北地区也竟然有腓尼基文字出现。这说明，他们人到哪里，他们的文明便传播到哪里。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向说，假如这些人自古与东亚地区的人们有密切联系，那么他们到哪里就会把部分中国本土积累的文明包括文字带向哪里。

假如不考虑详细真实的道路的话，直线距离今天中国最近的阿拉伯地区是阿曼湾的阿曼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们到中国境内的西北地区只需经过伊朗、阿富汗，大约只1000公里多一点即可进入中国境内。

距离阿曼湾不远处的也门与阿曼有着近似的民族与文化成分。但也门由于面临红海、与古埃及相邻、把守亚丁湾的进出口、生产香料这些优势，在3000多年前它很快成长为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所以也门很可能选择了另外一个与中国的交接点：从中国南部与东部海路，进入中原。这个动力部分来自商业的巨大利润，也可能在沙漠化的威胁之下有寻找另外一个家园的急迫任务。

此外，应该重视阿拉伯半岛与中国的另一个交接点，就是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中国西北的陆地区域。

① 腓尼基原是中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国家，但本书已经不拘泥于这个国家，多指一种与其可能有关的一种广义上的海洋文化。